

台灣南島語「說」動詞語義現象初探*

謝富惠
大同大學

台灣南島語「說」動詞語義呈現兩點類型學上獨特之處。首先，台灣南島語「說」動詞的多義現象不單是述說語義場的語義延伸，更從「述說」跨到「認知」的多義現象。再者，除了布農、鄒、卡那卡那富及拉阿魯哇語，其餘 12 個台灣南島語「說」動詞語義本質均同時具有述說義及另一個語義：「如此」、「像」、「做」、或「去」。本文倡議台灣南島語「說」動詞原本是語義較為廣泛的施為動詞 X，其在本質上即同時具有「說」與「做」的語義成份。且因經常與直接引述句共現，為此施為動詞增添了「模仿性」與「指示性」語義成分。接著各語言的 X 動詞各自演化為具有不同語義成份的「說」動詞，如，邵語 *zai* 同時具有「述說」、「如此」、「像」；賽夏語 *Sa'* 同時具有「述說」、「去」。最後則是各語言的「說」動詞進一步語法化為補語標記、示證標記，或/和言談標記。

關鍵詞：「說」動詞、類型學研究、台灣南島語、語義延伸、施為動詞

* 本文為科技部計畫（MOST 108-2420-H-036-003-MY3）之部分研究成果。本論文部分草稿曾分別於2020年11月13日「土地、語言與時間：臺灣原住民族學術研討會」、2021年8月25日「Salon for Austronesian Languages」宣讀，感謝Sander Adelaar、Elizebath Zeitoun、葉美利、鄧芳青的評論與修改建議。感謝林谷靜、鄧芳青、吳靜蘭、李俐盈分別提供鄒語、卑南語、阿美語、布農語等各族語語料分析建議。感謝本文初稿匿名審查人的評論與建議，僅此致謝。

1. 前言

「說」動詞 (Verbs of Saying)，是用來指涉與說話相關的詞彙，也就是用來表達言談或是轉述別人之語言訊息（直接引述句、或間接引述句）的詞彙。幾乎每個語言都至少有二至數個「說」動詞，例如，中文的「談論」、「告訴」、「講」、「說」等。因此，有必要先定義本論文所要討論的「說」動詞的範圍。本論文挑選探討對象的標準有二，一是從語意及語法化現象觀察，二是進行雙述說動詞句構測試。首先從眾多「述說」動詞中，挑選語義最廣泛的「說」，而非其他語義較為特定的「告訴」、「討論」、「回答」等述說動詞；同時也是最容易有語法化現象出現的述說動詞。我們先看一些例句。

(1)

- a. 邵語 (簡史朗 2018: 177, #13-10b)

huya	wa	thau	ma-kikalhi	ti	Tuba
那個	連繫詞	人	主事焦點-問	人名標記	人名.受詞
mzai		a-mia-kuza	ya	mu-tusi	Shtafari
補語連詞		未來-主事焦點-如何	若	主事焦點-去	地名

那個人正在問Tuba 說要如何去頭社。

- b. 賽夏語 (葉美利 2018: 184, #13-11a) ¹

yako	paka:i'	komoSa'	siya	'am	m-wa:i'.
我.主格	相信	補語連詞	他.主格	未來	主事焦點-來

我相信他會來。

- c. 卑南語 (鄧芳青，即將出版，第六章)

tu=alak-aw		kema,	zi	m-ukuwa
他們.屬格=拿-受事焦點		據說	和	主事焦點-去
kaziwa	i	kavurungan.		
那裏	處所	地名		

他們將之帶走，繼續前進到了Kavurungan。

¹ 東河賽夏語的komoSa'「說」，有一簡縮形式Sa' (參閱葉美利 2018: 181，註腳67)。

從上面三個例子，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1a) 邵語的「說」動詞 *mzai* 以及 (1b) 賽夏語的「說」動詞 *komoSa*，已經失去動詞性，語法化為類似英語「*I believe **that** he will come*」中 *that* 的補語連詞功能。而卑南語的「說」動詞 *kema* 在 (1c) 則完全沒有述說的語義功能，而是當作一個示證標記，標示消息來源乃是透過耳聞聽說而來的。類似的語法化現象在所有台灣南島語的「說」動詞都可以發現，只是在不同語言，其語法化程度有不同的差異 (Hsieh 2012, 2016)。

接著，本論文也針對這些「說」動詞進行雙述說動詞測試，也就是測試這個「說」動詞是否能再與其他的述說動詞一起出現。例如，泰雅語有一個述說動詞*kmal/kmayal*「說、告訴、跟某人說」，其語義及語法功能都很像動詞*mha*「說」（黃美金、吳新生 2018: 191）。我們就透過雙述說動詞測試來進行挑選。除了泰雅語，我們另外加上賽德克語及魯凱語為例做說明。

(2)

- a. 泰雅語（黃美金、吳新生 2018: 191, #13-16a）
- | | | | |
|--------------|--------|------------|---------------------|
| “bnkis=saku’ | la,” | mha | k<m>al |
| 主事焦點.老=我.主格 | 助詞 | 主事焦點.說 | <主事焦點>說 |
| qu | yaki’. | | |
| 主格 | 祖母 | | |
| 祖母說：「我老了。」 | | | |
- a’. 泰雅語（黃美金、吳新生 2018: 196, #13-20a）
- | | | | |
|------------------------------|---------|------------------|---------------|
| “nanu’ | kwara’ | qu | gaga’=ta’ |
| 甚麼 | 全部 | 主格 | 規範習俗=我們.包含.屬格 |
| ita’ | TayaI,” | mha=saku’ | |
| 我們.包含.中性格 | 泰雅族 | 主事焦點.說=我.主格 | |
| m-aqut | squ | yutas | Yubay |
| 主事焦點-問 | 處所格 | 爺爺 | 人名 |
| | | | 常常 |
| 我常問Yubay爺爺說：「哪些是我們泰雅族的規範習俗？」 | | | |

b. 賽德克 (宋麗梅 2018a: 148, #13-10c)

c<m>iyuk kari bubu=na ka Dakis
 <主事焦點>回答 話 媽媽=他.屬格 主格 Dakis
mesa, “m-p-k-beyax=ku naq.
 主事焦點.說 主事焦點-未來-靜態-用力=我.主格 自己
meepah bobo=na” mesa
 主事焦點.工作 媽媽=他.屬格 主事焦點.說
 Dakis回答他媽媽說：「以後我會努力做事！」。

b'. 賽德克 (宋麗梅 2018a: 148, #13-10e)

ga thuwe-an **r<m>engo** mesa, “iya
 進行貌 慢慢-處所焦點 <主事焦點>講 主事焦點.說 否定詞
mhemuc beebu seediq” Dakis ga ka Takun.
 隨便 主事焦點.打 人 Dakis 那 主格 Takun
 Takun正在慢慢地跟Dakis講：「不可以隨便打人！」。

c. 萬山魯凱語 (齊莉莎 2018: 140, #13-22a)

mani alr=iname **pato'o,** “ma'atakataka=nomi” **m-ia.**
 然後 拿=我們.斜格 告訴 親戚=你們.主格 虛擬式-這樣
 然後他們把我們(集合起來)說：「你們是親戚。」

c'. 萬山魯凱語 (齊莉莎 2018: 140, #13-22b)

o-'ias=ine lalake=ni titina, “imia
 動態-叫=他.斜格 小孩=他.屬格 婦 來:命令
m-o-a topoi la ta=colo vavoi!” **m-ia.**
 虛擬式-去-命令 生火 且 咱們=殺 山豬 虛擬式-這樣
 那位婦人叫她小孩說：「來生火，我們要殺山豬！」

從上面的例句中，我們可以看到泰雅語的*mha*、賽德克語的*mesa*、及魯凱語的(*o*) *m-ia*都是可以與其他不同的述說動詞一起出現，形成「述說動詞 A/B/C+說動詞」模式；如果是述說動詞「A+B」、「A+C」、「B+C」等，均為不合乎語法的雙述說動詞組合。而在這種雙述說動詞模式下，固定不變會出現的「說」動詞就是本論文要調查的對象。茲將本論文所要討論的各

個台灣南島語「說」動詞條列於表一。

表一 本論文調查的台灣南島語「說」動詞

語言	目標「說」動詞	語言	目標「說」動詞
秀姑巒阿美語	<i>saan</i> (主焦)、 <i>han</i> (受焦)	萬山魯凱語	<i>ia</i> (非限定式)、 <i>om-ia</i> (動態)、 <i>m-ia</i> (虛擬式)
賽考利克泰雅語	<i>mha</i> (主焦)	太魯閣語	<i>mesa</i> (主焦)、 <i>sun</i> (受焦)
邵語	<i>m-zai</i> (主焦)、 <i>zai-in</i> (受焦)	撒奇萊雅語	<i>sa</i> (主焦)、 <i>han</i> (受焦)
賽德克語	<i>mesa</i> (主焦)、 <i>kesa-un</i> (受焦)	知本卑南語	<i>kema</i> (主焦)、 <i>kuwa-</i> (<i>y</i>) <i>aw</i> ²
郡群布農語	<i>tupa</i> (主焦)、 <i>tupa-un</i> (受焦)、 <i>tu-</i> *	達悟語	<i>kwan</i> (受焦) ³
鄒語	<i>mainca</i> (主焦)、 <i>yainca</i> (受焦)	拉阿魯哇語	<i>amiami</i> (主焦)、 <i>amihl-a</i> (受焦)
卡那卡那富語	<i>misee</i> (主焦)	噶瑪蘭語	<i>zi-</i> **、 <i>zin</i> (受焦)
排灣語	<i>aya</i> (主焦)、 <i>aya-in</i> (受焦)、 <i>si-aya</i> (參考／工具／受惠焦點)	賽夏語	<i>koSa' / Sa'</i> 、 <i>k<om>oSa'</i> (主焦)、 <i>koSa'-en</i> (受焦)、 <i>si-koSa'</i> (參考／工具／受惠焦點)

*布農語的*tu-*「說」是詞彙前綴 (lexical prefix) (Li 2018: 75)。

***zi-*為附著詞根 (Li and Tsuchida 2006: 520)。

上表中的台灣南島語「說」動詞，在語義上展現了兩個類型學上獨特且有趣的現象。首先，台灣南島語的「說」動詞普遍呈現多義現象；我們

² 「說」動詞在知本卑南語是*ka/kua-* (*y*)*aw*，在南王卑南語則是*ka/ka-* (*y*)*aw*。(感謝鄧芳青所提供的語料)

³ 達悟語的「說」動詞有兩種不同的拼寫形式，*kwan*和*koan*，代表蘭嶼島的兩個主要方言區的不同拼寫。

以排灣語的 *aya* 「說」為例來說明 (Hsieh 2016)。

(4) 排灣語 (《一百個排灣故事 *OHPT*》 005-011⁴)

- a. “aku neka ku=kama i tjumaq?” **aya-in**
 為何 否定詞 我.屬格=爸爸 介系詞 家中 說-受事焦點
a kina.

主格 媽媽

「為什麼我的爸爸不在家？」他對他媽媽這樣說。

- b. (*OHPT* 075-058)

“beluuk”, **aya** qam.
 擬聲詞.放屁聲 主事焦點.說 食蟻獸
 食蟻獸放了一個屁。

- c. (*OHPT* 018-008)

“aa ma-sa s<in>u-tsaqev-an=anga
 啊 靜態-或許 <完成貌>移除-蓋子-處所焦點=完成
ni kina,” aya.

屬格 媽媽 主事焦點.說

「啊，那是因為媽媽將蓋子打開的緣故(所以小蛇都跑出來了)，」
 她(如此)想著。

排灣語 *aya* 「說」動詞的語義在 (4) 的三個例句均不同。在 (4a)，*aya* 仍保留原本的「述說」語義；而 (4b) 的 *aya* 動詞卻用來指涉食蟻獸發出放屁聲音的動作。(4c) 的 *aya* 動詞則是表達人內心的思想活動。(4a) 與 (4b) 的多義仍屬於同一語義場 (intrafield) 的語義延伸；然，對比於 (4a)，(4c) 所呈現的卻已經是跨語義場 (interfield) 的語義延伸，從「述說語義場 (semantic field of saying)」跨到「認知語義場 (semantic field of cognition)」。

先前的研究顯示，多義詞經常被用來當作文化特有或是人類概念共通

⁴ *OHPT* 是「一百個排灣故事」*One Hundred Paiwan Texts* (Early and Whitehorn 2003) 的縮寫，第一個數字代表故事的排序，第二個數字代表在該故事中的行數，所以 005-011 表示該語料出自該書第 5 個故事中的第 11 行。書中所附是英文翻譯，此處的中文乃出自本人的翻譯。

的證據；其中，研究顯示許多語言都出現「感官動詞」(perception verbs) 從「身體感官」語義場，跨到「思想認知」語義場的現象（參閱 Sweetser 1990, Viberg 1984, Evans and Wilken 2000）。研究也顯示，不同語言／文化偏好使用不同的感官動詞跨域當作認知動詞。印歐語言偏好使用視覺動詞「SEE（看）」來延伸為「KNOW（知道）、THINK（想）」認知動詞（Sweetser 1990, Viberg 1984）；而澳洲原住民的語言則是偏好使用聽覺動詞「HEAR（聽）」延伸到「KNOW（知道）、UNDERSTAND（了解）」認知語義場（Evans and Wilkins 2000）。至於從「述說語義場（semantic field of saying）」跨到「認知語義場（semantic field of cognition）」的多義現象較少見諸於其他語言之報導；目前只見諸少數個別台灣南島語的報導，例如，賽夏語（Hsieh 2007）、噶瑪蘭語（Hsieh 2012）、魯凱語（Zeitoun 2015）及排灣語（Hsieh 2016）。

除了呈現多義現象，台灣南島語「說」動詞的語義還有另一個類型學上獨特之處，就是在語義本質上除了具有述說語義成分，同時還具有其他的語義。雖然許多跨語言都有原本非述說語義的詞彙用於直接引述子句中，但是這些創新用法的詞彙與原本語言的說動詞是不同詞彙形式（請見 4.1 小節相關說明）。可是台灣南島語所呈現的語義現象卻不同，台灣南島語的「說」動詞，是同一個詞彙形式同時具有兩種（或以上）的語義。根據 Zeitoun (2015: 437) 的研究，魯凱語的動詞 *ia/ya*，其語義本質是帶有指參成分「這樣；如此」，同時還具有述說語義（5a）或是模仿／比較「像」語義（5b）（參閱 Zeitoun 2015, 齊莉莎 2018: 138）。例如：

(5)

- a. 萬山魯凱語（齊莉莎 2018: 139, #13-19）

“’aliki=mita	vavangelae”	om-ia	dhoma.
從=我們.包含.主格	地名	動態-如此	他人

人們說，「我們是從 Vavangelae 的。」

- b. 多納魯凱語（Zeitoun 2015: 438, #15a）

a-nakay	maolay	ka	am-ya	nakay.
主題-這	故事	主題	主動-像	這樣

至於故事，它就像這樣繼續發展下去。

無獨有偶，Hsieh (2016) 的研究指出，排灣語「說」動詞也帶有類似的指參語義「如此做」(Hsieh 2016: 236)。例如：

(6) 排灣語 (《一百個排灣故事》OHPT 018-011)

“aku su=**aya-in** a ku=aljak?”

為何 你.屬格=說-受事焦點 主格 我.屬格=小孩

「你為何要對我的小孩如此？」

這種「說-如此(做)」、「說-如此-像」語義之間的連結，乍看之下頗令人費解，很容易被視為個別語言偶然的巧合，也因此常被視為同形詞(homographs)處理。然而，Zeitoun (2015) 以及 Hsieh (2016) 均提議，魯凱語及排灣語的「這樣；如此(做)」動詞與「說」動詞其實是同一個動詞，其語義本質同時具有述說語義及指參語義或模仿比較語義。有趣的是，研究顯示班圖語族(Güldemann 2001, 2002)的「說」動詞也普遍存在著「說-如此(做)」的語義現象，例如，班圖語族之邵納語(Shona)，其「說」動詞*u*就同時具有述說語義以及指參性「如此」語義(Güldemann 2002: 278)。

另外，賽夏語的「說」動詞*Sa'*，除了述說語義外，也同時具有移動動詞「去」語義，如(7)。

(7) 賽夏語 (原住民族語言線上辭典)

siya	s<om>olong	'iyakin	Sa'	“ Sa' =ila
他.主格	<主事焦點>煽風點火	我.受格	說	去=新事態
koring	ka hiza	mae'iyach.”		
打	受格 那	人		

他煽風點火叫我去打那個人。

基於魯凱語及排灣語的「說」動詞所呈現的「說-如此(做)」、「說-如此-像」語義現象並非是同形詞的語言偶然(linguistic coincidence)，我們有必要探究其他台灣南島語「說」動詞的語義本質是否也如排灣語、魯凱語、賽夏語的「說」動詞，除了述說語義外還同時具有另一個語義成分。

本論文主要目的是探討台灣南島語「說」動詞的語義。具體的研究議題有二。首先是，探討「說」動詞的語義延伸。此議題又可細分成兩個層

面。一是當「說」動詞說的時候，也就是，屬於「同一語義場（intrafield）」的語義延伸現象；另一則是當「說」動詞不說的時候，也就是「跨語義場（interfield）」的語義延伸現象。本文將舉例詳述，且採用認知語言學的角度來解釋這些多義現象之間的關聯。第二個研究議題則是聚焦探討「說」動詞之語義本質，我們關心的議題是，像魯凱語「說」動詞所呈現「說-如此-像」、排灣語的「說」動詞所呈現的「說-如此（做）」、或是如賽夏語的「說」動詞的「說-去」語義現象，是否也能在其他台灣南島語找到？從目前16個語言「說」動詞詞彙形式來看，台灣南島語的「說」動詞不太可能是來自同一個同源詞。因此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該如何解釋此語義現象？

本論文的語料主要來自原住民族委員會於2018年再版的十六族語言的語法概論、即將出版的十六族語言的詞類及其教學叢書、原住民族語言線上辭典（簡稱線上辭典）以及本人的田調調查。如果沒有特別標示出處，則該語料出自本人之田調調查資料。

為了方便讀者較快進入本文討論，本論文第2小節將簡單介紹台灣南島語「說」動詞的構詞語法特徵。第3小節將討論「說」動詞的「同一語義場」的語義延伸，以及「跨語義場」的語義延伸，並提供認知語言學的解釋。第4小節將會呈現台灣南島語「說」動詞語義本質與其他跨語言研究所報導的詞彙語義現象不同，並提議新的演化模式來解釋台灣南島語的語義現象。第5小節則是結論。

2. 簡介台灣南島語「說」動詞的構詞語法特徵

跟世界上許多語言的「說」動詞一樣，⁵台灣南島語的「說」動詞也呈現語法化的現象，逐漸失去其動詞性，發展成為不具實質語義內涵的功能標記，在不同語言其語法化的程度也有所差異，有些語法化為補語連詞（如

⁵ 請參閱，漢語「說」動詞的語法化研究（Chang 2001，Wang et al. 2003，Su 2004）、台灣閩南語「說」動詞的語法化研究（Chang 1998）、廣東話「說」動詞的語法化研究（Chui 1994，Yeung 2006）、漢語各方言「說」動詞語法化的比較研究（Chappell 2008）、日語「說」動詞的語法化研究（Shinzato 2004）、以及黑人英語「說」動詞的語法化研究（Frajzyngier 1984）等等。

例1a-b)、有些可以當作示證標記(如例1c)、有些則進一步語法化為言談標記等(參閱Hsieh 2012, 2016, 趙宇函 2013, Wu 2015)。除此之外,台灣南島語「說」動詞的構詞語法特徵也與一般動詞不同。

構詞上,不少台灣南島語的「說」動詞是屬於比較「有缺陷」的動詞(Hsieh 2016)。首先,除了魯凱語、邵語、排灣語及賽夏語,大部分台灣南島語言的「說」動詞其焦點詞綴變化比較受到侷限,例如,阿美語與撒奇萊雅語的述說動詞都只有主事焦點及受事焦點形式。阿美語「說」動詞的主事焦點形是*saan*(有時拼寫為*san*)、受事焦點形則是*han*(吳靜蘭 2018: 117)。撒奇萊雅的「說」動詞的主事焦點形是*sa*、受事焦點形則是*han*(沈文琦 2018: 148)。這兩個語言的「說」動詞其主事焦點與受事焦點的構詞非常奇特,很難從詞彙形式判斷兩者是否是同一個詞根加綴而成,如以下阿美語的例子。

(8) 阿美語(吳靜蘭 2018: 117, #13-4)

- a. “ma-lahok=to kita” **saan** ci ina.
主事焦點-中午=了 我們.主格 主事焦點.如此說 主格 媽媽
媽媽說:「我們吃飯了!」
- b. “ma-lahok=to kita” **han** ni ina.
主事焦點-中午=了 我們.主格 如此說.受事焦點 屬格 媽媽
媽媽說:「我們吃飯了!」

泰雅語的*mha*「說」(黃美金、吳新生 2018: 191)以及卡那卡那富的*misee*「說」(宋麗梅 2018b: 137)只有主事焦點。而達悟語*kwan*「說」(何德華、董瑪女 2018)則只有受事焦點形式,且在構詞上很難拆解分析出受事焦點詞綴,如(9)。

(9) 達悟語(何德華、董瑪女 2018: 204, #13-21b)

“ya ma-ingen o oo ko” kwan
助動 靜態-痛 主格 頭 我.屬格 說.受事焦點
Na ni akes.
她.屬格 屬格 祖母
我祖母說:「我頭痛。」

根據 Li and Tsuchida (2006: 520) 所編纂的《噶瑪蘭語辭典 *Kavalan Dictionary*》，噶瑪蘭語「說」動詞，詞根是附著形式的 *zi-*。在目前的語料中，只出現在如 *zi-ka* 這樣的固定用法，沒有主事焦點形式，只有受事焦點形式 *zin* 留存下來，如 (10)。

(10) 噶瑪蘭語

qatiw-ka!'' zin=na=iku.
去-祈使.主事焦點 說.受事焦點=他.屬格=我.主格
「去！」他對我說。

語法上，不少台灣南島語的「說」動詞出現的位置也與一般動詞不同，雖然有些語言的「說」動詞與一般的台灣南島語動詞一樣，出現在句首，例如，布農語 (Li 2018)、拉阿魯哇語 (潘家榮 2018)、鄒語 (張永利、潘家榮 2018) 以及邵語 (簡史朗 2018: 172)。

(11)

a. 布農語 (Li 2018: 489, #12.80)

tupa-un=ku saia tu
說-非主事焦點=斜格.我 主格.他.遠指 連繫詞
“maun-a haising (=tan) !”
主事焦點.吃-祈使.主事焦點 飯=中指.斜格
我叫他吃飯。(直譯，我跟他說，「吃飯！」)

b. 拉阿魯哇語 (潘家榮 2018: 142, #13-10)

amiami ka hlaamaama “maaci=ami mi<a>tungusu
主事焦點.說 核心格 老人 假如=聽說 <非實現>祭祀
ia ucani=ami vulahlu”.
話題 一=聽說 月亮
老人說：「要有一個月的祭典。」

但是，在大多數的語言，例如，魯凱語 (例3)、阿美語 (例8)、噶瑪蘭語 (11)、泰雅語 (12a)、排灣語 (12b)、卑南語 (12c) 等，其「說」動詞卻是出現在引述補語子句的後面。例如：

(12)

- a. 泰雅語 (黃美金、吳新生 2018: 191, #13-15b)

“m-usa’=saku’ ngasal ni yanay=maku”

主事焦點-去=我.主格 家 屬格 舅子=我.屬格

mha qu Micyo

主事焦點.說 主格 人名

Micyo說：「我要去舅子家。」

- b. 排灣語 (Hsieh 2016: 226, #1a)

“avan ku=si-ka- rekuť a pu-valjaw,”

確實 我.屬格=工具焦點-KA-害怕 主格 有-配偶

aya azua tsad.

主事焦點.說 那.主格 小偷

「那就是我害怕結婚的原因，」那個小偷說。(OHPT 011-082)

- c. 卑南語 (鄧芳青 2018: 127, #13-11)

“awa=ku i kungkuang” **ka** i Ukak.

去=我.主格 處所 學校 <主事焦點>說 主格 人名

Ukak說：「我要去學校。」

另外，太魯閣語、撒奇萊雅語以及賽德克語的「說」動詞，則是在前、在後均可以；不過，自然語料顯示，賽德克語的「說」動詞 *mesa* 出現在引述補語子句後面的位置，頻率更高 (宋麗梅 2018a: 150)。而魯凱語的 *omia* (或 *mia~mani ia*)，「如果出現在句首，會重複出現在句末」(齊莉莎 2018: 139)。

最後，台灣南島語「說」動詞的另一個語法特徵就是，所有台灣南島語「說」動詞所引介的補語子句絕大多數都是直接引述子句，如，例(8)-例(12)等。

3. 「說」動詞之語義延伸現象

本小節主要描述台灣南島語「說」動詞所呈現的多義現象。3.1小節將

先呈現「說」動詞的「同一語義場」語義延伸現象。3.2小節則是討論「說」動詞「跨語義場」的語義延伸現象。3.3小節則是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解釋這兩種語義延伸的發展途徑。

3.1 「說」動詞「同一語義場 (intrafield)」之語義延伸

本小節主要描述「說」動詞在同一述說語義場中的多義現象。當「說」動詞行使述說功能時，典型的情境通常是，某說話者從口腔中發出承載著語言訊息的語音、透過聲波震動將語言訊息傳遞給某聽話者，例如：

(13)

- a. 噶瑪蘭語 (Hsieh 2012: 467, #7)

“sessen=ti=iku; t<m>anan=pa=iku,”
主事焦點.冷=起始貌=我.主格 <主事焦點>回家=未來=我.主格
zin=na=iku.

說.受事焦點=他.屬格=我.主格

他跟我說，「我冷了；我要回家。」

- b. 排灣語 (OHPT 009-027)

qau qawqaw a gang: “inu=anga=sun?”
因此 <主事焦點>大喊 主格 螃蟹 哪裡=完成貌=你.主格
aya-in nua gang a qam.
說-受事焦點 屬格 螃蟹 主格 食蟻獸⁶
然後螃蟹大喊,「你在哪裡?」, 螃蟹對食蟻獸這樣說。

- c. 阿美語 (吳靜蘭 2018: 117, #13-14a)

“ma-lahok=to kita”	saan	ci	ina.
主事焦點-中午=了 我們.主格	主事焦點.如此說	主格	媽媽
媽媽說：「我們吃午飯了！」			

⁶ 「qam」一詞的解釋按照目前線上辭典是為「穿山甲」；本文此處是按照「一百個排灣故事」中原文標註的「ant eater」，翻譯為「食蟻獸」。

d. 邵語 (簡史朗 2018: 177, #13-10a)

Shawi	m-zai	“ani	yaku	tu
人名.主詞	主事焦點-說	不要	我.主格	否定標記
a-mu-tusi	ti	Tuba	wa	taun
未來-主事焦點-去	人名標記	人名	連繫詞	家

ø-kilhnaqualh.”

主事焦點-玩

Shawi說：「我不要去Tuba的家玩。」

e. 賽夏語 (葉美利 2018: 239, 「*mae'iyah somi'ael ka habon*人吃鬼」, 第一行)

kakhayza'an	kinbazae'an	noka	tatini'	'akoey	ka
以前	故事	屬格	老人家	多	連語
panpanabih,	ma'an	hayza'	'achae'	kinbazae'an	k<om>oSa'
傳說	我.屬格	有	一	故事	<主事焦點>說

“mae'iyah s<om>i'ael ka habon.”

人	<主事焦點>吃	受格	鬼
---	---------	----	---

以前老人家有很多傳說故事,我有一則傳說故事叫做「人吃鬼」。

f. 布農語 (Li 2018: 143, #4.32b)

bananaz=nak	hai,	tupa-un	tu	tahai.
丈夫=我.屬格	主題	說-非主事焦點	連繫詞	人名

我的丈夫叫做Tahai。

上述的例子清楚的顯示,一個典型的「說」動詞在句構中體現時,包含三個重要的語言表徵成分:(i) 主事者論元:用來指涉說話者,通常是人類(如13a)或是故事中擬人化的角色(如13b);(ii) 引述補語子句或是名詞詞組:用來指涉說話者口腔發出的語言訊息,可以是轉述別人的語言訊息(如13a-d),也可以是稱呼某人/物的訊息(如13e-f);(iii) 受事者論元:指涉聽話者。這三個語言表徵成分中,如果情境中已經可以推論出聽話者,則聽話者不一定會體現在句中,如上述阿美語(13c)及邵語(13d)的例子。

除了傳遞語言訊息外，「說」動詞也經常被用來描述，人口腔發出其他非語言的聲音（nonverbal sounds），例如，身體被撞擊後發出的疼痛聲（如14a）或是哭聲（如14b）。

（14）

- a. 太魯閣語（李佩容、許韋晟 2018: 152, #13-19）

“beyh” mesa me-takur ka risaw ga.
擬聲詞 主事焦點.說 主事焦點-跌倒 主格 青年 那個
那個青年跌倒，發出「beyh」一聲。

- b. 泰雅語（黃美金，即將出版，第二章）

cyux mha “iyawiyaw” m-ngilis i Amuy
進行貌 主事焦點.說 擬聲詞.哭聲 主事焦點-哭 主格 人名
Amuy在iyawiyaw地哭著。

然而，台灣南島語「說」動詞也常用於描述非人生物從口腔發出聲音，如，鳥鳴、狗吠等動作聲音，例如：

（15）

- a. 太魯閣語（原住民族語言線上辭典）

Purut o “pit pit” msa uyas na.
山麻雀 主題 擬聲詞 主事焦點.說 叫聲 屬格
山麻雀的叫聲是“pit pit”這樣。

- b. 阿美語（原住民族語言線上辭典）

“Aw’aw” saan ko waco=ako a pasatimol
擬聲詞 主事焦點.說 主格 狗=我.屬格 連繫詞 南
to dadaya.
斜格 晚上
晚上我的狗朝著南邊’aw’aw叫。

- c. 泰雅語（原住民族語言線上辭典）

qwali’ ga, thwiru’ mlaka’ squ babaw kayal ru
蒼鷹 主格 盤旋 飛 處所格 上面 天 和

“ku ku ku cyuw cyuw” mha mqwas uzi.
 擬聲詞 擬聲詞 主事焦點.說 主事焦點.唱歌 也
 老鷹在天空中盤飛，並唱起「咕咕咕啾啾」的歌聲。

有趣的是，「說」動詞也可以用來描述口腔以外的身體其他部位所發出的動作聲音；最常見的就是「放屁」這個動作聲音，而主事者不限於人，也可以是動物，如（16a-c）。另外，也可以用來描述從事某動作時所發出的擬聲詞，例如，（16d）狗咬東西的聲音，（16e）肚皮爆破的聲音，或是（16f）被打的聲音。

（16）

- a. 魯凱語（原住民族語言線上辭典）

“bira” am-ia kay lasu pirace.
 擬聲詞 動態-如此 這 他 放屁
 他放響屁。

- b. 撒奇萊雅語（原住民族語言線上辭典）

yadah ku ni-kan tu tubah
 多 主格 處所焦點.名物化-吃 斜格 地瓜
 sa “muesus”.
 說 擬聲詞
 地瓜吃多會放屁。

- c. 排灣語（OHPT 075-058）

“beluuk”, aya qam.
 擬聲詞.放屁聲 主事焦點.說 食蟻獸
 食蟻獸放了一個屁。

- d. 太魯閣語（李佩容，即將出版）

“nam nam” sun q<m>iyut huling ka rapit.
 擬聲詞 說.受事焦點 <主事焦點>咬 狗 主格 飛鼠
 飛鼠被狗「nam! nam!」地咬著。

- e. 達悟語（何德華、董瑪女 2018:282-283、「巴雷叔的故事」第15行）

miratateng am, “paab” kwan no lotoy
 後來 助詞 爆破聲 說.受事焦點 屬格 肚皮
 na a ni-z<om>bak, do ka-ji na
 它.屬格 繫詞 過去-<主事焦點>爆破 因 就-不 他.屬格
 N.ptad-an a m-inom do
 虛.停下來-工具焦點.虛 繫詞 主事焦點-喝水 因
 i-ka-lotoy na rana;
 工具焦點-靜態-肚皮已大 他.屬格 已經
 忽然,「啪!」的一聲巨響,他的肚皮脹爆了,因為他肚子已經
 脹很大了,他還一直不停地喝水(導致的結果)。

- f. 賽夏語（原住民族語言線上辭典）

“lipaeh” Sa’ ’ataw Sebet-en n yaba’.
 擬聲詞 說 人名 打-受事焦點 屬格 爸爸
 ’ataw“啪”一聲被爸爸打。

除了有生命的主事者外,無生命的物體也可以出現在句子中當作「說」動詞的主事者:一種是具象的無生命物體,例如,石頭、風、電話、機車等;另一種則是「故事」。前者無生命的物體發出聲音的動作也可以用「說」動詞,例如,石頭掉入水中發出噗通的聲音、風聲、電話鈴聲等,如例(17)。後者則是「故事」述說了某種語言訊息,如例(18)。

(17)

- a. 太魯閣語（原住民族語言線上辭典）

Pcingan btunux ka langu qsiya o
 掉 石頭 主格 湖 水 主題標記
 “buq” msa hmnang.
 擬聲詞 主事焦點.說 聲響
 石子掉落水中時發出「buq」的聲音。

b. 阿美語（原住民族語言線上辭典）

“Keling keling” **saan** a masoni ko tingwa.
 擬聲詞 擬聲詞 主事焦點.說 連繫詞 聲音 主格 電話
 電話鈴鈴作響。

c. 泰雅語（原住民族語言線上辭典）

cyux **mha** waxwax m-yup qu behuy.
 進行貌 主事焦點.說 擬聲詞 主事焦點-吹 主格 風
 風waxwax地吹著。

d. 魯凱語（原住民族語言線上辭典）

a-pa-pungupungane kay lrenege cikisi **am-ia**.
 分句名物化-使動-碰撞 這 石頭 擬聲詞 動態-如此
 若將石頭互擊會發出碰撞聲。

e. 卑南語（原住民族語言線上辭典）

an paberber=ta dra utubay i,
 如果 發動=我們.包含.主格 斜格 摩托車 主題
 berber **ka** tu lrengaw.
 擬聲詞 <主事焦點>說 他的 聲音
 發動機車時發出berber的聲音。

f. 布農語（Li 2018: 291, #6.102d）

tal-manaut=in tenwa **tu-’i~’ia**.
 一段時間-很久=完成貌 電話 說-重疊~響
 電話響了很長一段時間。

g. 噶瑪蘭語（原住民族語言線上辭典）

“Riyas” **zin** na suni na uzan.
 擬聲詞 說.受事焦點 屬格 聲音 屬格 雨
 下雨時唏哩嘩啦的聲音。

(18)

a. 排灣語（OHPT 021-010）

saka i-zua=anan tutsu, **aya** a tjautsikel.
 然後 介系詞-那=還 這.斜格 主事焦點.說 主格 故事

然後，根據故事，（這個東西）現在還存在著。（直譯：故事說，「...」）

b. 阿美語（Wu 2015）

Ira ko nika-fafelin no kolong

存在 主格 NIKA-翻滾 屬格 水牛

i laeno no sera, saka

介系詞 下面 屬格 地球 所以

ma-lonen saan ko kimad

主事焦點-地震 主事焦點-如此說 主格 故事

據說是水牛在地底下翻滾，所以才有地震。（直譯：故事說，「...」）

從上述的例子，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台灣南島語的「說」動詞可以用來描述以下的情境：(i) 人口腔發出聲音傳遞語言訊息；(ii) 人或動物口腔發出非語言訊息的聲音；(iii) 人或動物身體其他部位發出非語言訊息的聲音；(iv) 無生命的物體發出聲音；(v) 無生命的故事傳遞語言訊息。我們因此可以歸納出，當「說」動詞行使述說功能時，有兩個最重要的要素：「語言訊息」以及「發出聲音」；只要符合其中一項要素的情境，就可以使用台灣南島語「說」動詞。

在本小節，我們所看到的「說」動詞的語義延伸現象，都屬於述說功能的「同一語義場」之語義延伸，不是有聲音傳播現象，就是有語言訊息傳遞現象。下一小節，我們將會討論「說」動詞跨語義場的語義延伸現象。

3.2 「說」動詞「跨語義場 (interfield)」之語義延伸

有趣的是，「說」動詞也有不說的時候。以下例句都使用「說」動詞，且主事者均為人（分別是第一人稱或是第三人稱代名詞），可是所描述的事件既沒有聲音的發生，更沒有語言訊息傳遞的現象；相反的，都是在描述內在、主觀、難以被觀察測量的思想認知活動。

(19)

- a. 卡那卡那富語 (宋麗梅 2018b: 138, #13-11)

koo=kee usu'u-un na cupungu

否定詞=他.屬格 放-受事焦點 處格 心

tia ara-ma~manung nusoni **misee.**

非實現 變-重疊~好 待會 主事焦點.說

她沒放在心上,心想待會兒會好起來的。

- b. 達悟語 (何德華、董瑪女 2018: 204, #13-22)

ala a na i-toro jyaken **kwan**可能 繫詞 他.屬格 工具焦點-給 我.處格 說.受事焦點
ko.

我.屬格

我以為是他要給我的。

- c. 撒奇萊雅語 (沈文琦 2018: 148, #13-21)

u wacu=tu ku mu-kan-ay tu

非人名標記 狗=完成貌 主格 主事焦點-吃-名物化 斜格

ni-pa-habay-an aku a tulakuk **sa** **kaku!**

NI-使動-小米-AN 我.屬格 連繫詞 雞 說 我.主格

我認為是狗吃了我養的雞！

在語法句型上,上述例句都與典型的述說動詞是一樣,主事者都是人,可是在這些例句中,「說」動詞的卻不是當作動作動詞「述說」,而是當作認知動詞「認為、以為、想」。這種從述說語義場跨到認知語義場的語義延伸現象在所有台灣南島語中都可以發現。

要了解這種「跨語義場」的語義延伸,必須要了解新的認知語義是透過何種機制浮現的。有學者指出,從A語義(用法)到B語義(用法)之延伸現象,通常會有一個過度階段。在此階段,A語義(用法)與B語義(用法)是同時並存的,也就是會呈現模稜兩可的歧義現象(Sweetser 1990, Heine 1997: 82),也因此有學者稱為「重疊階段」(stage of overlap)(Heine 1997, Traugott 1989)。

我們可以找到「說」動詞過度期歧義現象的例子。我們在上一小節的最後提及，「說」動詞的主事者可以是非人的故事，傳遞語言訊息。除此之外，「說」動詞的主事者也可以是負責認知思想的人體器官或是部位，例如，「胸部」、「心」、「耳朵」、甚至是抽象的「思想；看法」等。例如：

(20) ⁷

a. 排灣語 (OHPT 017-008)

"ku=kuda-in sa ka-su-alap?"

我.屬格=做甚麼-受事焦點 然後 成為-移除-拿

aya **ku=varung.**

主事焦點.說 我.屬格=胸

「我要做甚麼才能除掉（他們）？」我如此想著。（直譯：我的心如此說。）

b. 賽夏語 SyCon-Holiday (台大台灣南島語語料庫, 第108行)

noka 'inaz'azem k<om>oSa' "siya ila

屬格 思想 <主事焦點>說 他.主格 完成貌

hiza marke:.”

那 小氣鬼

（我們）知道他是個小氣鬼。（直譯：我們的思想說：「他是個小氣鬼。」）

c. 鄒語 (Huang 2002: 172, #3c)

la-'u **yainc-a**⁸ no **koyu'u** mita sx'no.

習慣-我 說-受事焦點 斜格 耳朵-我.屬格 助詞-他 生氣

我想他／她(在)生氣。(直譯：我的耳朵說，他／她(在)生氣。)

⁷ 這些例子還有一處特別有趣、獨特之處，就是台灣南島語個別語言負責內心思想、看法的部位或器官不同：排灣語使用 *varung* 「胸」負責思考（參閱 Hsieh 2007, 2011），賽夏語則是抽象的 *'inaz'* *'azem* 「思想」，而鄒語則是使用 *koyu* 「耳朵」（參閱 Huang 2002）。

⁸ 在Huang (2002) 文章中,「說」原拚寫為eainca;而本文拼寫為yainca,乃是依據2005年教育部及原住民族委員會共同頒布的「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版本。<http://ilrdc.tw/research/rwview/rwsystem.php>

d. 泰雅語（原住民族語言線上辭典）

mha **nanu'** **knita'** **su'?** **ima'** **plaqu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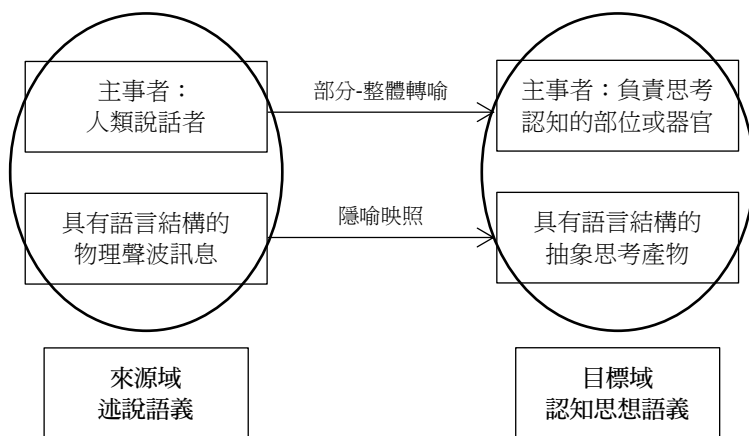
主事焦點.說 什麼 看法 你.屬格 誰 贏

wah?

語尾助詞

你的看法如何？誰會贏？（直譯：你的看法說什麼？誰會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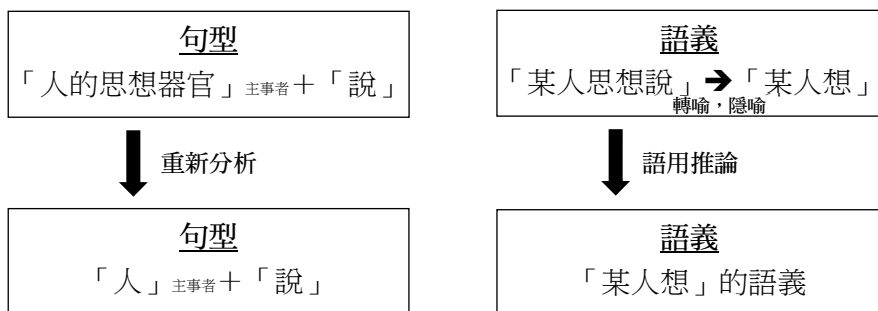
上述這些例子都可以有兩種語義。一是「某認知思想器官／部位說了什麼」；二是「某人想了甚麼」。在此階段，透過「部分-整體轉喻（part-whole metonymy）」，我們將目標域的「說」動詞主事者「負責認知思想的器官或是部位」，理解為整體的「人」。再者，透過概念隱喻映照機制，將人內心思想的抽象產物，理解為外在具象的聲波語言訊息。如下圖所示：



圖一 從「述說」到「思想」語義浮現機制

在從述說語義跨到認知思想語義的過渡時期，主事者必須是負責思考的器官或部位；然後透過重新分析及語用推論不斷重複強化（entrenchment）（參閱Langacker 1987，Schmid 2017，Detges and Waltereit 2002），久而久之，新的B語義，即「想」語義，逐漸獨立存在，如（21）。

(21) 語用推論及重新分析機制



如(21)所示，原本「說」動詞的主事者是「人的思想器官」時才會有「想」的語義浮現；後來即使主事者是「人」，也會有「某人想」的語義浮現，這是因為聽話者重新分析主事者的語義角色加上語用推論所造成的 (Detges and Waltereit 2002: 154)。⁹例句請見(22)。

(22)

- a. 排灣語 (OHPT 084-011)

“aki maya sa-va~vua’

如何 如此 <主事焦點>去-重疊~田

aya=men” (aya Piyagan)

主事焦點.說=我們.排除.主格 主事焦點.說 人名

(Piyagan說，)「我們以為你們應該已經去田裡了。」

- b. 賽夏語 (台大台灣南島語語料庫 SyCon-Tour第56行)

yami k<om>oSa' 'ima 'am 'aehae' nanaw

我們排除主格 <主事焦點>說 IMA 將 一 只有

hiza ka kapapama'an.

那 主格 車子

(我們前往東河。) 我們原本想只有一輛車子(巴士)。(結果有兩輛。)

⁹ 根據Detges and Waltereit (2002: 154)，重新分析是因為聽話者重新解讀說話者言談的一種語義改變機制。

c. 賽德克語（宋麗梅，即將出版，第五章）

ini=daha imah-i de t-qpuruh ka
 否定詞=他們.屬格 喝-受事焦點.祈使 當 T-塊狀物 主格
 dara camac irih so m<n>huqil
 血液 獵物 等同 如此 主事焦點<完成貌>死亡
 ka kiya mesa.
 主格 那 主事焦點.說
 當獵物的鮮血結成塊狀時他們就不喝（吃）了，他們認為那是死
 獵物的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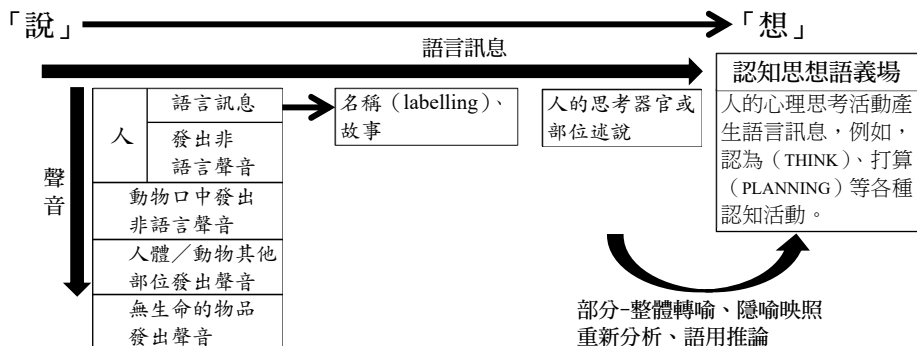
d. 魯凱語（齊莉莎 2018: 139, #13-21a）

mani oa m-alra “nao=amece lalake=li” m-ia.
 然後 去 虛擬式-拿 我.主格=帶 小孩=我.屬格 虛擬式-這樣
 然後他去拿（那朵花）想著（打算著）：「我要帶回給我小孩。」

由上述的例子可以清楚的看到，台灣南島語「說」動詞從原本的述說語義場，透過部分-整體轉喻及概念隱喻映照機制，過渡到認知思想語義場；而新的認知思想語義，透過重新分析，以及語用推論不斷重複強化，終於逐漸獨立存在。

3.3 語義延伸途徑

我們以下圖來說明台灣南島語「說」動詞語義延伸的途徑。



圖二 台灣南島語「說」動詞語義延伸途徑

如圖二所示，台灣南島語「說」動詞之語義延伸途徑主要有縱向與橫向軸。從縱向軸來看，所有「同一語義場」的「說」動詞之語義功能均共有「聲音」這個語義成分。而從橫向軸來看，共有的語義成分是「語言訊息」：典型「說」動詞的主事者是人類，到無生命的故事，然後是人的思想或是內心。當做出「說」動作的主詞是「內心；思想」時，「人的內心進行說的動作」與「人（的口腔）進行說的動作」有了完美的連結，外在、客觀的身體部位從事某種可被觀察的動作，透過隱喻映照，投射到內在、主觀的身體部位從事某種無法被觀察的動作，「說」動作的語義也透過重新分析與語用推論，不斷強化後，從「說」語義延伸為「想」語義。

4. 「說」動詞的語義本質

在這一小節，我們要探討台灣南島語「說」動詞語義本質。我們在前面曾經呈現排灣語及魯凱語的「說」動詞語義本質均同時具有述說及指參語義，賽夏語的「說」動詞則是同時具有述說及移動「去」語義。4.1小節將會舉例說明其他台灣南島語「說」動詞類似的語義本質現象。4.2小節將會說明台灣南島語「說」動詞的語義本質現象與其他語言有何不同，同時也提議一個新的主張來解釋這樣語義本質現象。

4.1 台灣南島語「說」動詞的語義本質現象

Buchstaller and Alphen (2012: xiv) 根據許多跨語言的類型學研究報導，指出有不少原本語義與述說無關的詞彙，如，「像 (BE.LIKE)」、「如此 (BE.SO)」、「做 (DO)」，甚至原本是不及物動詞，如「去 (GO)」，都可以用於直接引述結構中，例如：

(23) 英語

a. (取自Buchstaller and Alphen 2012: XI, #1)

She went/was like/was all/was git "That's great!"

她說，「那太棒了！」

- b. (取自Vandelanotte 2012: 196, #27)

Then he called me tonite, and I'm **all**: "fine" and "how are you?" and he's **all** he's okay, ...

然後他今晚打電話給我，然後我就說，「好」以及「你好嗎？」，然後他說他還不錯...。

(24) 匈牙利語

- a. (取自Teptiuk 2020: 274, #1)

"Nagy pénz, kis foci." – vagy mégsem így
大 錢 小 足球 或 也如此.否定 如此

mondta volna Puskás?

說.過去.他.限定 BE.條件.他 人名

「小小足球賺大錢」，如Puskás會這樣說。(直譯：難道Puskás不會這樣說嗎？)

- b. (取自Teptiuk 2020: 295, #25a)

De egy tehénnel tette – így
但是 非限定 乳牛.伴同 做.現在.他.限定 如此

a **riporter**.

限定 記者

「可是他是用一頭乳牛做到的」，記者如此[說]。

從上面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英語的移動動詞*go*「去」、比較詞彙*be.like*「像」、量詞*all*「全、都」，或是匈牙利語的指參詞*így*「如此」，都可以當作引述標記 (quotative marker)，接一個直接引述子句。¹⁰雖然在許多跨語言 (有些是屬於同一語系／族的語言，有些則是沒有語系關聯的語言) 均有類似的現象報導，但究其來源卻很有限，Buchstaller and Alphen (2012: xiv) 將這些原本沒有述說語義卻可用於直接引述子句的詞彙分成四大類：(i)

¹⁰ Buchstaller and Alphen (2012) 也指出，這種將原本沒有述說語義的詞彙用於直接引述句構，是屬於創新的用法，且在以英語為母語的社會中，大部分只出現在口語或是非正式的語境中才會出現的用法，且經常給人「未受教育 (uneducated)」的感覺 (Buchstaller and Alphen 2012: xii)。

比較詞彙（相像／類似 *similarity/approximation*），例如，南非語的*soos*「如此+像」、法語的*comme*「像」；(ii) 指示指參詞（*demonstrative deictic*），例如，荷蘭語的*zo*「這樣、如此」、希伯來語的*kaze*「像+這」；(iii) 量詞（*quantifiers*），例如，丹麥語的*bare*「只、就」、英語的*all*「全、都」；(iv) 移動動詞及動作動詞，例如，英語的*go*「去」、希臘語的*kano*「做」。

有趣的是，Buchstaller and Alphen (2012: xiv) 所列的四大類詞彙，除了量詞類外，其他三大類在台灣南島語均可找到詞彙語義相對應的類別分布，如表二。

表二 同時具有述說語義及其他語義之台灣南島語「說」動詞分類

語義	語言
述說語義-指參性「如此（做）：這樣（做）」語義	排灣語 <i>aya</i> 、魯凱語 <i>ia/ya</i> 、阿美語 <i>saan/han</i> 、撒奇萊雅語 <i>sa/han</i> 、噶瑪蘭語 <i>zin</i> 、達悟語 <i>koan</i>
述說語義-模仿／比較語義	魯凱語 <i>ia/ya</i> 、邵語 <i>zai</i>
述說語義-動作動詞「做」語義	泰雅語 <i>mha</i> 、太魯閣語 <i>mesa/sun</i> 、賽德克語 <i>mesa/kesa-un</i> 、排灣語 <i>aya</i>
述說語義-移動動詞「去」語義	卑南語 <i>kema/kuwa-</i> (y) <i>aw</i> 、賽夏語 <i>Sa'</i>

如表二所示，除了布農語、鄒語、卡那卡那富語、及拉阿魯哇語，其餘的台灣南島語「說」動詞在語義本質上，除了具有「述說」語義外，均同時還具有如上表中所列之其他語義的現象。以下舉例說明表二各台灣南島語說動詞「說」動詞的情形。

首先，是具有述說語義與指示指參語義的語言，包含排灣語*aya*、魯凱語*ia/ya*、阿美語*saan/han*、撒奇萊雅語*sa/han*、邵語*zai*、噶瑪蘭語*zin*、及達悟語*koan*。我們先看排灣語、魯凱語、阿美語及撒奇萊雅語的例子。

(25)

a. 排灣語 (OHPT 025-005)

manu izua za Tjulung:

然後 在.那裏 那 家族名

“aku su=**aya-in** tsa vutjul?”

為何 你.屬格=如此做-受事焦點 這 肉

有些Tjulung家族的人說,「你為何如此處置這塊肉?」(你為何不吃這塊由族人獻貢的肉,卻選擇吃蛇肉,而任由這貢肉腐爛呢?)

b. 萬山魯凱語 (齊莉莎 2018: 215, 長篇語料「mavohoko la tomotomo 猴子和婆婆」, 第22行)

“lamae, ceela ’ a-va’ai=lidha, iimia

稱呼:女性朋友 看:命令 工具名物化-給=他們.屬格 來:命令

m-o-a kone, iimia m-o-a,

虛擬式-去-命令 虛擬式.吃 來:命令 虛擬式-去-命令

m-alra **m-ia** dhona” mani **ia**

虛擬式.拿:命令 虛擬式.這樣 那 就 這樣

lili=dha omi.

女性朋友=他.屬格 那樣

(那位女士)就對她的朋友說:「朋友,看!(這是)牠們給的,過來吃(順便)來拿一些。」

c. 阿美語 (吳靜蘭, 即將出版, 第七章)

lesa’ **saan** ko losa’ nira yo ma-po’i

一滴一滴 如是(說) 主格 眼淚 他.屬格 當 受事焦點-罵

no singsi

屬格 老師

當她被老師罵時眼淚(就這樣)一滴一滴地流出來。

d. 撒奇萊雅語 (原住民族語言線上辭典)

lebut **sa** ci Panay tu keliw

斷 如此 主格 人名 斜格 線

另外，仔細爬梳噶瑪蘭語也可以找出這個語言的「說」動詞帶有指示語義功能的證據。首先，根據 Li and Tsuchida (2006: 520) 所編纂的《噶瑪蘭語辭典》，噶瑪蘭語「說」動詞詞根是附著形式的*zi-* (Li and Tsuchida 2006: 520, 523)。有趣的是，「說」動詞附著詞根*zi-*湊巧又與指示詞*zi*「這裡」同形；且《噶瑪蘭語辭典》也收錄了*tizi*「像這樣；如此」的用法，如 (27a)，以及*zian*「如此做」的用法，如 (27b)。

(27) 噶瑪蘭語

a. 《噶瑪蘭語辭典》(Li and Tsuchida 2006: 523)

tizi	ta-zau	a	leppaw	na	qalisimpu-an
這樣	處所格-此	主格	家	屬格	集合-名物化

像這樣／如此是家族團聚的時刻。

b. 《噶瑪蘭語辭典》(Li and Tsuchida 2006: 523)

zi-an=ta	ta-zau	nani,
說-處所焦點=我們.包含.屬格	處所格-此	助詞

m-sukaw
主事焦點-壞
我們這樣做不好。

雖然Li and Tsuchida (2006: 523) 並未將*zian*的語義與述說*zi-*做聯結，然而受到上面台灣南島語「說」動詞帶有指示語義功能的啟發，我們可以大膽推論，噶瑪蘭語的述說*zi-*與指示*zi*應是同一個詞，而非湊巧的同形詞。再者，根據 (27b) 的構詞語法分析，*zian*是個非主事焦點動詞，因為主事者=*ta*是屬格，因此不管是從構詞語法或是語義層面考量，將*zian*分析為*zi+an*「說+處所焦點」當屬合理的推論。¹¹

第二種是邵語以及魯凱語的「說」動詞，除了具有述說語義，同時也具有比較／模仿「像」語義。我們先看邵語的「說」動詞*zai*的例子；

¹¹ 當代的噶瑪蘭語不像其他的南島語在焦點系統上經常呈現的四分(主事焦點、受事焦點、處所焦點、受惠／工具焦點)，而只剩下二分(主事焦點vs.受事焦點)；然而，當代的噶瑪蘭語幾乎沒有其他南島語受事焦點詞綴*-en/-in*的形式，而是使用形式上屬於處所焦點-*an*後綴當作受事焦點的功能。

(28) 邵語 (簡史朗 2018: 76, #5-8b)

mihu a azazak a shaqish
 你.所有格 連繫詞 孩子 連繫詞 臉.主語
 mia-zai¹² ihun.
 主事焦點-像 你.受格
 你孩子的臉很像你。

由上面的例子也可以清楚的看到的邵語「說」動詞*zai*同時具有述說語義及比較／模仿語義。同樣的，魯凱語的「說」動詞，除了上述同時具有述說語義及指示語義外，也具有比較／模仿比較語義，如(29)。

(29)

a. 多納魯凱語 (Zeitoun 2015: 438, #15a)

a-nakay maolay ka am-ya nakay.
 主題-這 故事 主題 主動-像 這樣
 至於故事，它就像這樣繼續發展下去。

¹² 原著中此例句的構詞分析原為*m-iazai*，本論文認為應該分析為*mia-zai*，因為邵語中原本就有一個表示狀態的主事焦點前綴*mia-*；再加上Blust (2003) 所編纂的《邵語辭典》也是將「*miazay*像、模仿」分析為*mia-zay* (Blust 2003: 1062-3)。或許會有讀者質疑，Blust (2003) 的《邵語辭典》的「像、模仿」是*miazay*，與*miazai*是不同詞彙。不過根據簡史朗 (2018: 18)，*ai/ay*中的前者為是兩個音節的單元音，而後者則是單音節的雙元音，但是在口說中（尤其是日常言談中）在聽覺感知上幾乎難以分辨其差異，因此判定的標準通常是以加綴之後，重音落在何處來判定（邵語的重音落在倒數第二音節）。然而，即使有此重音規則可依循，我們在不同的文獻中，仍可發現不同的學者對於同一詞彙*ai/ay*拼寫不一致的地方，見下表。

	黃美金 (2000)	Blust (2003)	簡史朗 (2018)
這／那	^ˈ inay/ ^ˈ izay	nay/zay	nai/zai
說 (詞根)	zay	zai	zai
像	--	zay	zai
給	Lay/cay	lhay	lhai

再者，Blust (2003: 41) 將邵語的「像」標示為*miazáy*／「像、相似」(^á標示重音所在)，顯示此詞彙正確拼寫應該是為*miazai*。基於以上原因，本文採認簡史朗 (2018) 有關邵語「這」、「說」、「像」這三個詞彙的拼寫是一致的作法。

- | | |
|-------------------------|---------|
| om-i'a-ka-i-imite | vaha-ni |
| 主動-像-否定-他.屬格-我們.包含.斜格 | 語言-他.屬格 |
| tali-lrao~lraodho. | |
| 屬於-重疊~往下 | |
| 屏東縣的人所講的語言（霧台魯凱語）不像我們所講 | |

第三種「說」動詞的語義現象，是排灣語、泰雅語、太魯閣語以及賽德克語的「說」動詞，同時具有述說語義及動作動詞「做」語義，如(30)。

a. 排灣語（例句6重複如下）

“aku su=aya-in a ku=aljak?”
 為何 你.屬格=說-受事焦點 主格 我.屬格=小孩
 「你為何要對我的小孩如此（做出這樣的事）？」

- b. 泰雅語（原住民族語言線上辭典）

ana saku' mha nanu' mtzywaw ga,
不管 我.主格 主事焦點.說 什麼 工作 主題
hkas-un=saku'=nha' krryax.
忌妒-受事焦點=我.主格=他們 時常
我不管做任何事，他們總是嫉妒我。

- c. 太魯閣語（李佩容，即將出版，第13章）

ma=saku	sun	haya.
為何=你.屬格+我.主格	說.受事焦點	這樣
你為什麼這樣對我呢？（你為何要對我如此做呢？）		

- d. 賽德克語（宋麗梅，即將出版，第11章）

huwa=ta	kesa-un	ka
如何=我們.包含.屬格	說-受事焦點	主格
<n>oda-an	na Pawan	di?
<完成貌>經歷-處所焦點	屬格 人名	助詞
Pawan的事情我們將如何做（解決）？		

從上述例子可以清楚看到，排灣語、泰雅語、太魯閣語及賽德克語的「說」動詞除了述說語義外，還帶有動作性「做（DO）」語義。

最後，卑南語以及賽夏語的「說」動詞，則是同時具有述說語義及移動動詞「去」語義。卑南語的*kuwa*在（31a）具有述說語義，指涉的是某人告訴她的孩子某事的述說事件，而在（31b）則是描述某人去的某地方的移動事件。¹³賽夏語例句（31b）與（31b'）中第一個*Sa*動詞具有述說語義，然（31b'）中第二個*Sa*動詞則是當作移動動詞「去」使用。

（31）

- a. 知本卑南語（鄧芳青 2018: 128, 13-11c）

ulra a a~ekan-en i savak,
有 主格 重疊~吃-名物化 處所 裡面
tu=*kuwa*-aw nantu alrak
他.屬格=說-受事焦點 他的.主格 孩子
她告訴她的孩子：「裡面有食物。」

- a'. 知本卑南語（鄧芳青 2018: 140, #15-1c）

m-ukuwa=ku i Valrangaw za i Kalingko.
主事焦點-去=我.主格 處所 台東 和 專有 花蓮
我去了台東跟花蓮。

- b. 賽夏語（原住民族語言線上辭典）

'amoy **Sa**', "'am~'amoeh 'ae'ae:aew!"
人名 說 CVC重疊~快 跑
'amoy說：「快跑！」

- b'. 賽夏語（原住民族語言線上辭典）

siya s<om>olong 'iyakin **Sa**', "**Sa**'=ila
他.主格 <主事焦點>煽風點火 我.受格 說 去=新事態

¹³ 知本卑南語的說動詞與移動動詞來自相同的詞根，其證據來自*mukuwa*的使役動詞受事焦點形式為*pa-kua-yaw*「使某人去」。鄧芳青認為*mukuwa*也可以分析為*m-u-kuwa*，其中前綴*u-*經常出現在移動動詞，例如，*m-u-bii*「飛」（鄧芳青，個人通訊）。

koring ka hiza mae'iyach.”

打 受格 那 人

他煽風點火叫我去打那個人。

4.2 如何解釋台灣南島語「說」動詞的語義現象

從上一小節所述的12個台灣南島語「說」動詞的語義現象，可以重新整理分類，如下表：

表三 12個台灣南島語「說」動詞的語義現象重新分類

類別		語言
指參詞 (deixis)	指示詞 (demonstrative)	排灣語 <i>aya</i> 、魯凱語 <i>ia/ya</i> 、 噶瑪蘭語 <i>zin</i> 、達悟語 <i>koan</i>
	樣態指參詞 (manner deixis)	阿美語 <i>saan/han</i> 撒奇萊雅語 <i>sa/han</i>
	指參移動動詞 (deictic motion verb)	賽夏語 <i>Sa'</i> 卑南語 <i>kema/kua-aw</i>
動作動詞 「做DO」	「做DO」	泰雅語 <i>mha</i> 、太魯閣語 <i>mesa/sun</i> 、 賽德克語 <i>mesa/mesa-un</i> 、排灣語 <i>aya</i>
模仿／比較	「像BE.LIKE」	邵語 <i>zai</i> 、魯凱語 <i>ia/ya</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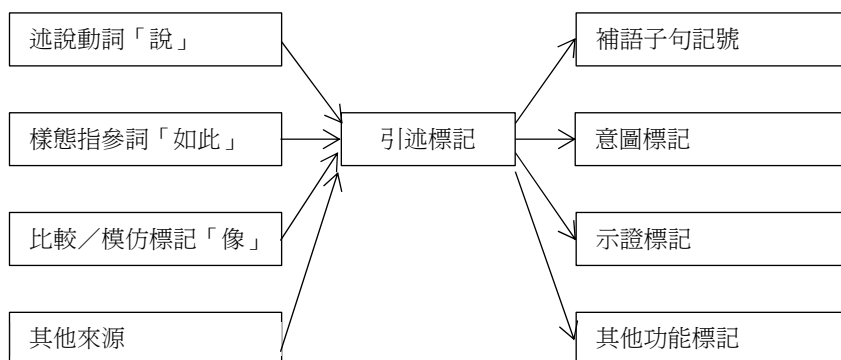
首先，表三的類別上與Buchstaller and Alphen (2012: xiv) 的分類有所不同。Buchstaller and Alphen (2012: xiv) 的類型學研究中，將移動動詞「去GO」與動作動詞「做DO」歸類為同一類。然而，移動動詞「去GO」其實也是指參詞 (deixis) 中的一類 (參閱Talmy 1975, Wilkins and Hill 1995, Fillmore 1997)，因為所謂的指參詞 (deixis) 就是以說話者作為指參中心 (deictic center) 或稱為「原點origo」，以說話者作為所有言談時空環境線索的「原點origo」：「這/此 (時、裡、個)」就是比較靠近說話者的時間、地點、事物、「那」就是離說話者較遠的時間、地點、事物；「去」就是從說話者所處的地方移動遠離說話者、「來」則是從遠處移動往說話者的中心靠近。因此，本論文將移動動詞「去GO」歸類於指參詞。

同時，從表三也可以清楚的發現，台灣南島語「說」動詞所體現的語義現象，與其他語言非述說詞彙用於直接引述句的創新用法（Buchstaller and Alphen 2012, Vandelanotte 2012, Teptiuk 2020），所呈現的是不一樣的面向。

（32）其他語言非述說動詞詞彙用於直接引述句構中的模式

$$\left. \begin{array}{l} go \text{ 「去」} \\ be.like \text{ 「像」} \\ so \text{ 「如此」} \end{array} \right\} + \text{“直接引述子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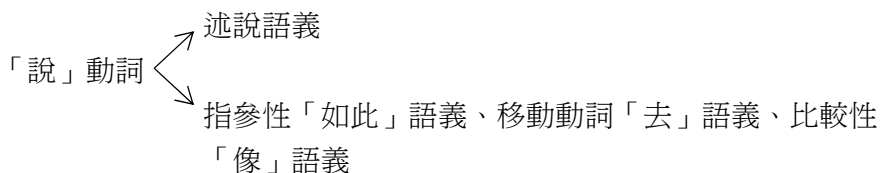
Güldemann (2002) 曾倡議，許多語言的不同詞彙用於直接引述句構，不約而同逐漸演化為引述標記，然後再進一步語法化為補語子句記號、意圖標記、示證標記或是其他功能標記，如下圖。



圖三 引述標記的語法化模式（取自Güldemann 2002: 283）

Güldemann (2002) 所倡議的語法化途徑或許能解釋其他語言的現象（如英文的*go*和*be.like*）。但是，上一小節例句（25）至（31）清楚顯示台灣南島語「說」動詞的語義現象與（32）所呈現的其他語言模式不同。台灣南島語的「說」動詞，是同一個詞彙形式同時具有兩種（或以上）的語義，如（33）。

(33) 台灣南島語「說」動詞的語義現象模式



因此，Güldemann (2002) 所倡議的語法化途徑實在很難解釋表三中12個台灣南島語的指參詞、比較／模仿標記詞、「做」動詞詞彙「恰好」都與該語言的「說」動詞形式一樣。或許有人會認為這只是語言偶然出現的同形詞 (homographs) 的現象；本文並不是否認語言的偶然性，但是在為數不少的台灣南島語同時出現這種偶然性的機率到底有多少，頗令人質疑。

本文因而在此提出不一樣的主張，希冀能更合理解釋台灣南島語（以及其他有類似現象的語言，如前面所提的非洲邵那語的*ti*）「說」動詞的語義本質以及可能的語法化的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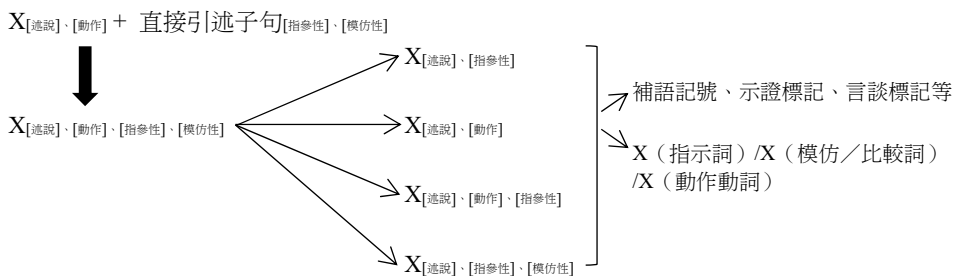
在提出主張前，有必要先闡釋直接引述句構的兩大特徵。在探討排灣語「說」動詞*aya*之語義延伸途徑的研究中，Hsieh (2016) 也曾指出直接引述句特別之處就在於具有「模仿性 (mimeticity)」及「指參性 (deicticity)」兩大特徵。

首先是「模仿性 (mimeticity)」。當我們在轉述別人話語時，我們其實都是在勉力重現說話者當初說話時所有的原始時空環境線索，不單是所說的話語，還包括說話者的口音、語音特質（尖銳的嗓音、沙啞的嗓音等）、語氣（生氣、開心、哭泣等）、說話特色（連珠炮式、口吃）。甚至也經常會伴隨著模仿說話者當時的手勢以及肢體動作（參閱Clark and Gerrig 1990, Güldemann 2008, Vandelanotte 2012）。Clark and Gerrig (1990: 769) 論述道，「引述句是語言使用的展示，因為典型的引述句都是在忠實重現原說話者在說話當時的一切所作所為。」¹⁴

¹⁴ 原文為“quotations are demonstrations that are component parts of language use, for the prototypical quotation is a demonstration of what a person did in saying something” (Clark and Gerrig 1990: 769)。

其次就是「指參性」。每一個引述句構，都具有兩個指參中心（*deictic centers*），一個就是目前的說話者，另一個就是引述世界的說話者，整個引述句構因而建構出一個獨特時空人際關係的指參框架（*deictic 'frame'*）（McGregor 1997: 254-255, Vandelanotte 2012: 180）。因此，在轉述別人話語時，不僅僅在轉述「某人說...」的語言訊息內容，實際上更是在展示「某人如是說...」的原始情境，為的就是要讓聽話者能夠身歷其境「回到」原本說話事件的時空環境的原點（*origo*）中，否則聽話者就無法成功解讀該引述句（參閱Hsieh 2016: 240）。

接著，本文推論這12個台灣南島語的「說」動詞在本質上是「施為動詞（*performative verbs*）」（Austin 1962, Searle 1989），但語義較為廣泛（*general*），我們姑且用動詞X來代表。其演化途徑推論如下圖：



圖四 12個台灣南島語「說」動詞的可能演化途徑

我們推論這12個台灣南島語的「說」動詞在本質上是「施為動詞（*performative verbs*）」，因為這些語言的X動詞本質上都具有與言談相關的述說語義。且Austin (1962) 與Searle (1989) 很早就指出「說話就是動作行為（*saying is doing*）」¹⁵。且，當說話者產出「施為言談（*performative utterance*）」時，他「不僅僅」只是「述說」了某事，同時他也「做」了某事（Austin 1975: 5）。¹⁵在此，我們可以找到「說」與「做」兩種語義在施為動詞的完美接合。

¹⁵ Austin (1962) 將言談分成兩大類，一種是「施為言談（*performative utterance*）」以及「斷言言談（*constative utterance*）」。「斷言言談（*constative utterance*）」所關注的是如何解讀言談句子中的真假值。例如，「我的學校在台北市」。另一方面，「施為言談（*performative*）」

且因為經常性地與直接引述句共同出現；此共現行為（cooccurrence）更為此施為動詞增添了「模仿性」與「指示性」語義成分。之後各語言的X動詞各自演化為具有不同語義成份的「說」動詞，例如，排灣語*aya*同時具有「述說」、「指參」、「做」；魯凱語則是具有「述說」、「模仿」、「指參」；卑南語同時具有「述說」、「指參（狀態）」、「去」（指參移動動作）；賽夏語則是同時具有「述說」、「去」（指參移動動作）。接著，X（說動詞）與X（指參／比較模仿／做動詞）可能出現構詞及語法行為上的不同，我們以邵語的*zai*以及排灣語的*aya*為例說明。邵語X動詞*zai*，演化為*zai*「說」、*zai*「像」及*zai*「指示」；在構詞上*zai*「說」的主事焦點是*m-zai*，而*zai*「像」則是*mia-zai*；至於*zai*「指示」則為*izai*「這」。排灣語的X動詞*aya*，演化為*aya*「說」、*aya*「指參」，在構詞上前者的主事焦點為*aya*，後者為*ma-aya*，但是兩者的受事焦點均為*aya-in*（請參閱Hsieh 2016）。最後，各語言的「說」動詞進一步依其語法化程度，演化為引述標記、補語記號、示證標記、或／和言談標記等。

5. 結論

本論文主要探討台灣南島語「說」動詞兩個獨特的語義現象。本論文發現，所有的台灣南島語都同時呈現「同一語義場」以及從「述說語義場」跨到「認知語義場」的語義延伸。所有「同一語義場」的「說」動詞之語義功能均共有「聲音」及「語言訊息」這兩語義成分。台灣南島語「說」動詞的主事者可以是人類或其他有生命的物體，也可以是無生命的物體，只要能符合發出「聲音」這項語義特徵，都可以當作「說」動詞的主事者。當做出「說」動作的主詞是抽象的「內心；思想」時，「人的內心進行說的動作」與「人（的口腔）進行說的動作」，透過部分-全體轉喻以及隱喻映照兩種機制，有了完美的連結。而「說」動詞的述說語義也透過重新分析與語用推論，不斷強化後，從「說」語義延伸為「想」語義。這種「說」

utterance)」則無關乎言談句子中的真假值，其最重要的任務是要表達說話者意圖達成的言談，例如，「我將此艘船命名為*伊莉莎白女王號*」。

-「想」跨語義場的語義延伸較少見諸於其他語言的報導，是台灣南島語「說」動詞在類型學上的獨特之處。

台灣南島語「說」動詞語義的另一個類型學上的獨特之處，就是除了布農語、鄒語、卡那卡那富語及拉阿魯哇語，其餘的12個台灣南島語「說」動詞語義本質均同時具有述說語義及另一個語義，可能是指參「如此；這樣」語義、比較／模仿「像」語義、動作「做」語義、或移動動詞「去」語義。本文推論這樣的語義現象屬於同形詞的語言偶然現象的機率非常低，因此Güldemann (2002: 283) 所倡議的模式（如圖三）似乎無法合理解釋台灣南島語語義現象。本文提出一個新的主張，認為台灣南島語「說」動詞原本是語義較為廣泛的施為動詞，在本質上即同時具有「說」與「做」的語義成份；且因經常性與直接引述句共同出現；此共現行為更為此施為動詞增添了「模仿性」與「指示性」語義成分。之後各語言的X動詞各自演化為具有不同語義成份的「說」動詞，如，邵語*zai*同時具有「述說」、「指參」、「像」；泰雅語*mha*則是具有「述說」、「做」；卑南語*kema/kua-* (y) *aw*同時具有「述說」、「指參（狀態）」、「去」。最後則是「說」動詞語法化為引述標記、補語標記、示證標記，或言談標記。本研究主要聚焦於語義層面，未能在語法化途徑做深入的探究討論，例如，個別語言「說」動詞在演化為補語記號的語法化程度不一（Hsieh 2016），因此值得進一步的研究。

除了語法化議題，本研究也未深入探討「說」動詞的構詞語法行為，例如，Hsieh (2016: 234) 曾提及一個獨特的「環狀引述句型(circumquotative constructions)」，就是在引述子句的前後都同時出現「說」動詞的句型，如(9b)的排灣語例句。

另外，本文也未能解釋為何布農語、鄒語、卡那卡那富語及拉阿魯哇語的「說」動詞語義本質並未出現同時具有述說語義及另一個語義的現象；需留待將來有更多的歷史語料出現才能對此議題做進一步的澄清。

引用文獻

- Austin, John L. 1962.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75.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lust, Robert. 2003. *Thao Dictionary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A5)*.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Buchstaller, Isabelle, and Ingrid van Alphen. 2012. Preface: Introductory remarks on new and old quotatives. In Isabelle Buchstaller and Ingrid van Alphen (eds.), *Quotatives: Cross-linguistic and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xii-xxx. Amsterdam: Benjamins.
- Chang, Jui-fen. 2001.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Reflected in Chinese Lexemes Shuo and Kan*. Kaohsiung: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 Chang, Miao-Hsia. 1998. The discourse functions of Taiwanese *kong* in relation to its grammaticalization. In Shuanfan Huang (ed.),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anguages in Taiwan*, 111-127. Taipei: The Crane.
- Chappell, Hilary. 2008. Variation i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complementizers from *verba dicendi* in Sinitic languages. *Linguistic Typology* 12: 45-98.
- Chui, Kawai. 1994.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verb of 'say' *wa* in Cantonese. *Santa Barbara Papers in Linguistics* 5:1-13.
- Clark, Herbert H., and Richard J. Gerrig. 1990. Quotations as demonstrations. *Language* 66.4: 764-805.

- Detges, Ulrich, and Richard WALTEREIT. 2002. Grammaticalization vs. reanalysis: A semantic-pragmatic account of functional change in grammar. *Zeitschrift für Sprachwissenschaft* 21.2: 151-195.
- Early, Robert, and John Whitehorn. 2003. *One Hundred Paiwan Texts*. Canberra: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and Asian Studies,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Evans, Nicholas, and David Wilkins. 2000. In the mind's ear: The semantic extensions of perception verbs in Australian languages. *Language* 76.3: 546-592.
- Fillmore, Charles J. 1997. *Lectures on Deixis*.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 Frajzyngier, Zygmunt. 1984. On the origin of say and se as complementizer in Black English and English-based Creoles. *American Speech* 59.3: 207-210.
- Güldemann, Tom. 2001. *Phonological Regularities of Consonant Systems Across Khoisan Lineages (University of Leipzig Papers on Africa,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16)*. Leipzig: Institut für Afrikanistik, Universität Leipzig.
- _____. 2002. When 'say' is not say: The functional versatility of the Bantu quotative marker *ti*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hona. In Tom Güldemann and Manfred von Roncador (eds.), *Reported Discourse: A Meeting Ground for Different Linguistic Domains*, 253-287.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_____. 2008. *Quotative Indexes in African Languages: A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Survey*.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Heine, Bernd. 1997. *Possession: Cognitive Sources, Forces, and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sieh, Fuhui. 2007. *Language of Emotion and Thinking in Kavalan and Saisiyat*.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_____. 2011. On the development of SAY verbs as stance markers in some Formosan languages. Paper presented at Stance Phenomena in Asian Languages:

- Typological, Diachronic & Discourse Perspectives. July 18-20, 2011.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 _____. 2012. O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Kavalan SAY verb *zin*. *Oceanic Linguistics* 51.2: 464-489.
- _____. 2016.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exeme *aya* in Paiwan. *Oceanic Linguistics* 55.1: 225-245.
- Huang, Shuanfan. 2002. Tsou is different: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on language, emotion, and body. *Cognitive Linguistics* 13.2: 167-186.
- Langacker, Ronald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1: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 Lilian. 2018. *A Grammar of Isbukun Bunun*. Hsinchu: National Chinghua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Li, Paul Jen-kuei, and Shigeru Tsuchida. 2006. *Kavalan Dictionary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A-19)*. Taipei: Academic Sinica.
- McGregor, William B. 1997. *Semiotic Gramma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Schmid, Hans-Jörg. 2017.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linguistic entrenchment and its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s. In Hans-Jörg Schmid (ed.), *Entrenchment and the Psychology of Language Learning: How We Reorganize and Adapt Linguistic Knowledge*, 9-38.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 Searle, John R. 1989. How performatives work.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12.5: 535-558.
- Shinzato, Rumiko. 2004. Some observations concerning mental verbs and speech act verbs. *Journal of Pragmatics* 36.5: 861-882.
- Su, Lily I-wen. 2004. Subjectification and the use of the complementizer SHUO. *Concentric: Studies in Linguistics* 30.1: 19-40.
- Sweetser, Eve. 1990.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Metaphorical of Semantic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lmy, Leonard. 1975. Semantics and syntax of motion. In John P. Kimball (ed.),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 4*, 181-238.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Teptiuk, Denys. 2020. Manner deictics in quotative indexes of Finno-Ugric. In Ashild Næss, Anna Margetts and Yvonne Treis (eds.), *Demonstratives in Discourse*, 273-304. Berlin: Language Science Press.
-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1989. On the rise of epistemic meanings in English: An example of subjectification in semantic change. *Language* 65: 31-55.
- Vandelandotte, Lieven. 2012. Quotative *go* and *be like*. In Isabelle Buchstaller and Ingrid van Alphen (eds.), *Quotatives: Cross-linguistic and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173-202. Amsterdam: Benjamins.
- Viberg, Åke. 1984. The verbs of perception: A typological study. In Brian Butterworth, Bernard Comrie and Östen Dahl (eds.), *Explanations for Language Universals*, 126-162.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Wang, Yu-fang, Aya Katz, and Zhi-hua Chen. 2003. Thinking as saying: *Shuo* ('say') in Taiwan Mandarin conversation and BBS talk. *Language Sciences* 25.5: 457-488.
- Wilkins, David P., and Deborah Hill. 1995. When GO means COME: Questioning the basicness of basic motion verbs. *Cognitive Linguistics* 6.2: 209-259.
- Wu, Joy Jinlan. 2015. The SAY verbs *sa* and *han* in Amis revisit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hirte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ustronesian Linguistics (13-ICAL), July 18-23, 2015.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Yeung, Ka-Wai. 2006. On the status of the complementizer WAA6 in Cantonese.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4.1: 1-48.
- Zeitoun, Elizabeth. 2015. Analogy and grammatical change: A case study of the verb of 'saying' in Mantauran Rukai. In Elizabeth Zeitoun, Stacy Teng and Joy Wu (eds.), *New Advances in Formosan Linguistics*, 431-450.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台大台灣南島語料庫 <https://formcorp.netlify.app/#/> 查詢日期:2020年10月30日。

何德華、董瑪女. 2018.《達悟語語法概論》第二版。新北市：原住民族委員會。

_____. 即將出版.《達悟語詞類及其教學》。台北：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

吳靜蘭. 2018.《阿美語語法概論》第二版。新北市：原住民族委員會。

_____. 即將出版.《阿美語詞類及其教學》。台北：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

宋麗梅. 2018a.《賽德克語語法概論》第二版。新北市：原住民族委員會。

_____. 2018b.《卡那卡那富語語法概論》第一版。新北市：原住民族委員會。

_____. 即將出版.《賽德克語詞類及其教學》。台北：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

李佩容、許韋晟. 2018.《太魯閣語法概論》第二版。新北市：原住民族委員會。

李佩容. 即將出版.《太魯閣詞類及其教學》。台北：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

沈文琦. 2018.《撒奇萊雅語語法概論》第二版。新北市：原住民族委員會。
原住民族語言線上辭典 <https://e-dictionary.ilrdf.org.tw/>

張永利、潘家榮. 2018.《鄒語語法概論》第二版。新北市：原住民族委員會。

黃美金、吳新生. 2018.《泰雅語語法概論》第二版。新北市：原住民族委員會。

黃美金. 2000.《邵語參考語法》。台北：遠流出版社。

_____. 即將出版.《泰雅語詞類及其教學》。台北：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

葉美利. 2018.《賽夏語語法概論》第二版。新北市：原住民族委員會。

趙宇函. 2013. 《賽夏言談動詞*koSa*’「說」的語法化》。新竹：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碩士論文。

齊莉莎. 2018. 《魯凱語語法概論》第二版。新北市：原住民族委員會。

潘家榮. 2018. 《拉阿魯哇語語法概論》第一版。新北市：原住民族委員會。

鄧芳青. 2018. 《卑南語語法概論》第二版。新北市：原住民族委員會。

_____. 即將出版. 《卑南語詞類及其教學》。台北：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

簡史朗. 2018. 《邵語語法概論》第二版。新北市：原住民族委員會。

[2021年7月20日收稿；2021年11月28日第一次修訂；2022年1月19日第二次修訂；2022年1月31日接受刊登]

謝富惠

大同大學應用外語學系

hsiehfh@gm.ttu.edu.tw

On the Semantics of SAY Verbs in Formosan Languages

Fuhui HSIEH
Tatung University

Formosan SAY verbs have two typ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 semantics. First, all Formosan SAY verbs display both intrafield and interfiled semantic extensions. Second, many Formosan SAY verbs are encoded with two or more features: say-deictic, say-similative, say-do, or say-go.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Formosan SAY verbs were performative verbs X with general meanings, and are intrinsically of both ‘saying’ and ‘doing’ semantic features. Moreover, Verbs X have been frequently found to co-occur with direct quotations, which added mimeticity and deicticity to Verbs X. Afterwards, Verb X in each language evolved into SAY verbs with different semantic features, e.g., Thao *zai* is of saying, deictic, and simulative features; Saisiyat *Sa’* is of saying and going. Finally, SAY verbs embarked separately o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complementizers, evidential markers, or/and discourse markers in each language. The findings may shed lights on the typological studies of SAY verbs in Formosan languages and in Austronesian languages as well.

Key words: say verbs, Formosan languages, typological studies, semantic extensions, performative verbs